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69  
22 April 1981

CHINESE

第二二六九次会议  
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多尔先生	(爱尔兰)
成员国：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察赫曼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乌干达	奥维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洛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1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年4月10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434)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下列国家的代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加拿大、古巴、埃塞俄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本叶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莫登先生（加拿大）、马尔米耶卡先生（古巴）、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耶洛内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拉奥先生（印度）、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勒先生（牙买加）、卡西纳先生（肯尼亚）、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巴巴先生（尼日利亚）、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里埃先生（南非）、哈密德先生（斯里兰卡）、阿卡波-阿伊昂约先生（多哥）、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韦兹先生（南斯拉夫）、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戈马先生（赞比亚）和曼格温德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罗马尼亚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

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在安理会会议床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2267次会议所作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按照第2267次会议所作的另一项决定，我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巴拿马外交部长豪尔赫·恩里克·伊留埃卡先生阁下。现在请他发言。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大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南非拒绝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所造成的局势时，曾以压倒性多数赞成，零数反对，宣布迫切需要确保及早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取得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

大会的这项声明，代表国际社会崇高意志的表现，大体上是根据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发表的新德里宣言，宣言里坚决谴责南非种族主义集团始终拒绝彻离纳米比亚，特别是故意破坏为了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

新德里会议认为——联合国秘书长也同意这种看法——执行前会议的唯一目的，是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确定停火日期并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这次会议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比勒陀利亚政权。

(巴拿马)

在新德里会议上，以及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期间，大家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赞扬它在会议上面对着南非造成的严重局势，却能采取建设性的步骤和无可指摘的政治家风度。这种称赞，它是受之无愧的。大家也赞扬各前线国家和尼日利亚以观察员身份发挥的作用。

我们特别重视一点，就是各位部长在新德里特别注意纳米比亚问题西方联系小组的作用。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国家显然不愿意运用它们对南非的巨大影响力，使南非同联合国秘书长合作努力执行联合国的计划。各位部长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这三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同安理会全力合作对南非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秉承新德里会议交付的任务，上星期于1981年4月17日至19日在阿尔及尔举行部长级特别会议，来审查纳米比亚的局势，并采取具体措施加紧提供援助，支援纳米比亚人民目前在他们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

阿尔及尔部长级会议的工作得到在罗安达举行的最高级会议的鼓励；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总统出席了最高级会议，西南非民组主席也参加了会议。罗安达最高级会议的最后公报在1981年4月15日，也就是阿尔及尔部长级会议的前一天发表，给协调局投下一次信任票，使协调局能采取实际措施帮助西南非民组，动员国际社会支援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

在阿尔及尔部长级特别会议的审议工作结束时，协调局决定，除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已经选定的部长——也就是说，非统组织部长会议现任主席；各前线国家的外交部长，也就是说，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五国的外交部长；以及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尼日尔、突尼斯、多哥和乌干达等国外交部长——以外，应同时指派下列国家的外交部长：即阿尔及利亚、古巴、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科威特、利比里亚、巴拿马、塞

(巴拿马)

内加尔、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等国外交部长，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会议。我刚才提到的各国外交部长就是根据这项任务，到此地参加这场辩论，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紧急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便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在联合国系统内促使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鉴于南非无法无天的行径，完全蔑视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的决议，巴拿马政府认为，迫于纳米比亚的严重局势，安全理事会有充分理由考虑到下列因素，采取强制性措施：第一，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直接负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第二，联合国已庄严保证使纳米比亚取得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第三，必须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包括沃尔维斯湾、彭格温和其他近海岛屿，此种领土完整不容争议，也不容许有丝毫损害；第四，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该领土在独立以前的管理当局，应促进并加强它同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解放斗争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国际社会不得承认，而且必须否定任何未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举行自由选举而在温得和克设立的议会、行政机构或实体。国际社会下定决心——我国政府也尊重这个决心——承认西南非民组在寻求和平方案解决问题方面的建设性贡献。巴拿马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必须是立即取消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管理机构，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举行自由选举，以保证统一的纳米比亚立即实行独立。

巴拿马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向安理会表明立场，除了属于不结盟的纲领，基本上就是拉丁美洲的立场，这一立场已在昨天的非正式协商中清楚表明，当时可以看出今年在安理会居于拉丁美洲席位上的墨西哥和巴拿马两国代表团所采立场显然是非常和谐一致的。

拉丁美洲各国的呼声都是呼吁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部非洲各国的愿望。古巴外交部长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卡先生和牙买加外交部长休·劳森·希勒先生代表着

(巴拿马) —

政治制度不同的两个拉丁美洲国家，就在昨天，他们却同样强调地、坚决地主张立即让纳米比亚独立。我不必引述他们的话，因为他们的重要发言还在这个会议厅里余音袅袅。

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期间，拉丁美洲区域各国的外交部长曾经始终一致地表明拉丁美洲的立场。我想举几个例子。阿根廷共和国的代表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卡洛斯·华盛顿·帕斯托先生，他坚称：

“国际社会还等待着纳米比亚被非法占领局面的结束。纳米比亚必须保持不折不扣的领土完整取得独立。目前的局面必须结束，因为如果继续存在，联合国各项原则和决定的实施就发生问题，同时对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 A/35/PV. 9, 第 21 和 22 页 )

巴西外交部长拉米罗·萨赖瓦·格雷罗先生说：

“我们必须现在专心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和消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就会看到当地的人民和我们所有在联合国的人继续感到灰心丧志。”( A/35/PV. 4, 第 12 页 )

萨赖瓦·格雷罗先生接着又说，巴西认为：

“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这些年来在联合国为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累积的工作得到迅速有效的结果，而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就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自从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通过以来，我们一直冒着一种危险……，就是过份相信谈判工作，而这种谈判工作却没有按照正当的期望展开。”( 同上 )

巴西外交部长总结说：

“南非政府继续不断对安哥拉和赞比亚发动军事侵略，这是不行的。玩弄政治花招，例如设置所谓温得和克国民议会，也是不行的。南非最近同秘书长来往的信件中显露出它推诿拖延的态度。”

(巴拿马)

我要在此加插一句，今天早上我们还看见这种政策的另一个实例，而这种政策是破坏性的，同联合国系统背道而驰。巴西外交部长接着又说：

“对这个问题，就象对我们议程上其他问题一样，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立场，特别是前线国家的立场，是基本的立场，因为它们最近在卢萨卡重申它们根据联合国已经通过的文件，把纳米比亚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同上，第12和13页）

哥伦比亚则由其外交部长迭戈·乌里维·巴尔加斯先生出面宣布：

“联合国可以理真气壮地说，它创立以来最大的成就是非殖民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已遭遇到南非政府的顽固抵抗，阻止联合国努力创造必要条件承认纳米比亚是个自由的主权国家。如果我们认识到，南非继续在推行它的种族隔离政策，公然侵害最基本的人权，是古代帝国歧视政策的残余，那么，这种情况就更显得严重了。”（A/35/PV. 33，第58页）

哥伦比亚外交部长最后再次要求大会

“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并勒令南非遵守其国际义务，让纳米比亚彻底独立，享有国家主权方面所应有的各种特权。”（A/35/PV. 33，第59—60页）

智利则由其外交部长雷内·罗哈斯·加尔达梅斯先生出面指出，其他尚未解决的局势，例如纳米比亚的局势，应该以津巴布韦为榜样。他说：

“在这方面，我们要求当事各方使安全理事会的纳米比亚计划可以执行。”（A/35/PV. 17，第61页）

哥斯达黎加赞成让纳米比亚独立。该国外交部长贝尔德·尼奥斯·克萨达先生已明白宣布该国的立场。他说到必须贯彻非殖民化的过程，同时谴责南非的推行

“人类历来最丑恶的一种政治思想，历来设计而最违反人性的一种政治制度。”（A/35/PV. 27，第73段）

(巴拿马)

圭亚那外交部长拉什利·杰克逊说，圭亚那

“再也不能容忍南非这种无可比拟的厚颜无耻态度。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这个精心详细拟订出来促使纳米比亚早日独立的计划 -- 因为纳米比亚绝对是下一个取得政治自由的国家。让我们现在就在本组织里替它保留席位。”(A/35/PV. 9, 第67-70页)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何塞·桑布拉诺·贝拉斯科说，委内瑞拉忠于解放者的传统：

“支持旨在扫除地球上一切形式种族主义、特别是自称要建立起来作为一种制度的那个种族主义形式的一切行动。”

他还说：



(巴拿马)

“我们按照联合国的决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支持纳米比亚独立。”

(A/35/PV. 4, 第82页)

南非政府今天早上作了一次不太讲道理的发言，使安全理事会处境困难，必须决定：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公开反叛的态度，安理会应不应该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采取的制裁。因此，我们坚决主张应该由提出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五个大国，在联合国系统内，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规劝南非服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同时，只要南非继续不理睬这些决定，安全理事会就必须采取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特别会议及新德里部长级会议所要求的行动，也就是说，立即对南非实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包括石油禁运，以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我们知道，象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南非用各种手段控制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经济，而且还控制着同南非的经济有紧密关系的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经济，虽然控制的程度比较小，但仍然是够大的了。因此必须注意到同南非毗邻的国家的特殊地理位置，并应采取适当措施，向这些国家提供物资和财政上的支持，使它们够抵挡任何对南非实施的制裁对它们产生的影响。

西方大国面对着进退两难的境地，就是：采纳国际的协商一致意见，赞成让纳米比亚真正独立，还是反过来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立场；这个政权得不到占大多数的黑人和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以压制和暴力为基础，当然造成暴力的连锁反应。

纳米比亚走向独立的进程是阻挡不了的。因此，理所当然，非洲人民必须根据其他国家赞成或反对纳米比亚独立的情况，来衡量这些国家的合作和友好的程度。这就说明联合国会员国认为西方五国有特别的责任来遵守它们自己提出的一载入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成为正式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这几个西方国家如能在这次辩论中提出任何保证，表明它们有政治决心进行合作，促使第435(1978)号决议得以执行，就可以使南部非洲的政治气氛大趋明朗。

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中首先规定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举行自由选举。设立制宪大会来决定这个新国家的体制，应该是上述选举的结果，由人民直接投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士共同参加，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妄图破坏联合国在已定过程中所具权力的任何计划、方式或权宜手段——例如在确定选举结果以前就召开制宪大会——不但违反西方五国提出的联合国计划，而且公开违背纳米比亚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愿望。

没有人会不知道，西南非民组得到纳米比亚人民绝大多数的支持；那些预先知道，在联合国公道主持的全民选举中，面对西南非民组势不可挡的民众力量一定落选的人，当然迫切主张采用既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不合、也与西方大国鼓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不合的其他方式。这些新的花招，毫无逻辑、道德或法律为根据，会成为动荡的因素，反会促使该区域爆炸性局势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同谋者鉴于在自由选举中显然会失败因而主张采用的任何其他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方式，既不公正合理，也非认真；这种方式是矛盾的，没有前途的，是国际舆论所不能接受的。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认为非常迫切需要的是，安全理事会中有能力采取行动的西方常任理事国应该——而且我们再次呼吁它们——对南非采取果断行动，诱使南非政府同意与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合力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赞比亚外交部长戈马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到此地来，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戈马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我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首先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我也要赞扬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弗洛林大使主持安全理事会上月份工作的情况。

( 赞比亚 )

纳米比亚问题是非殖民化和非法占领的问题。 纳米比亚人民被剥夺了正义、自由和独立，为时已经太久。要不是因为南非政权继续倔强顽固，安全理事会就不必召开这几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通过以后，非洲和其他地方都满怀希望，以为纳米比亚终于走向自由和独立。

今天，纳米比亚的局势已到了非常危急的阶段。众所周知，联合国已经多次努力，想替纳米比亚问题找出一个正当和平的解决方法。 在第 435 (1978) 号决议通过前后，谈判的进程曾经迁到许多困难。南非政权玩弄的把戏始终都是拖延推诿在每个阶段，国际社会都领略过南非尽人皆知陈腐不堪的骗人花招。

我们尽人皆知上月为了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由秘书长主持在日内瓦召开的执行前会议的结局。 日内瓦会议失败，完全是因为南非政权采取不合理的立场。我们要记得，日内瓦会议只不过联合国对南非的一系列让步之一。 联合国召开日内瓦会议，求是委曲求全设法迁就南非。

自从日内瓦会议失败以后，我们没有看见有任何其他关于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提议。 因此，据我们看来，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仍是谈判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基础。

日内瓦会议失败以后，纳米比亚境内和四周的目前局势已经变为一触即发，危险万分。 所以我们到安全理事会来，因为我们仍然相信纳米比亚问题需要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 尽管南非公然企图使我们灰心丧气，放弃谈判的过程，我们仍然抱着这种信念。

南非违背谈判的精神，直接违反联合国许许多多的决议，继续设法强迫纳米比亚人民接受一个所谓内部解决办法。 它扶植并资助纳米比亚境内一些所谓的政党，这些政党最关心的是反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而不是解放纳米比亚。 现在已经由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各个傀儡集团成立一个所谓的制宪大会。 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军事化；据报导说，今天共有 100,000 名南非军队驻扎在纳米比

( 赞比亚 )

亚。 这些军队与南非其他压迫工具携手合作，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犯下种种暴行。今天，南非政权敌意制造的恐怖时代正笼罩着纳米比亚。每天都有西南非民组的成员无端被拘留、监禁和拷打。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甚至到今天，南非一直利用纳米比亚做跳板，向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这种情况有增无减。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我的国家赞比亚经常都是南非侵略的目标和受害者。 我们这几个国家都有许多人民丧失生命，宝贵财产受到无可估计的损失。

实际上，在纳米比亚境内和邻国边界的南非军队已得到大规模的增援。因此，在我国同纳米比亚的边界上设有规模很大配备精良的南非军事基地。 此外，南非不断训练来自邻国的反对派，并招募雇佣军，来对付这些国家。 南非采取这一切行动，目的在动摇南部非洲自主独立的非洲国家。

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显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鉴于这种背景情况，我们迫切要求采取有效的强制执行措施，迫使南非撤离纳米比亚，借以缓和纳米比亚境内和四周目前存在的爆炸性局势。 这就是安全理事会面临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各个常任理事国有责任设法立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这样就可以表明它们有必要的政治决心。 必须有这种决心，安理会才能够履行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的西方常任理事国对南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 在这种背景之下，它们不应逃避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现在南部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南非对它们显然具有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纳米比亚必须解放，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必须扫除。 我要强调联合国的作用，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必须以安全理事会为工具，按照上述目标，实现南部非洲的和平。 我们赞成通过联合国，为南部非洲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反对以任何借口企图把纳米比亚问题搬到联合国外面去谋求解决。 我们认为，任何这种企图都是没有理由的。 事实上，既然现在有一个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

(赞比亚)

(1978)号决议解放纳米比亚的切实可放的计划，我们认为，那些设法排挤联合国的人的动机是可疑的。纳米比亚在独立以前，是联合国直接负责的一块领土，现在如此，将来也应当如此。

我们不需要另一个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现在的计划是经过长期协商拟订出来的，没有什么不好。当前急务是执行目前已有的计划。原来提出这个计划的国家没有向南非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它合作。

因此，西方五国尤其有责任赞成对南非采取重大的强制执行措施，以达到这个目标。

我在结束发言以前，一定要赞扬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不懈不怠地进行他们本国的解放斗争。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一直设法以和平手段解决纳米比亚的问题。南非所作所为已经证明它一再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因为它拒绝这种办法，那个区域的战事已经升级。

西南非民组已经证明它是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的勇士。它维护着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利益和愿望。因此，它在国际上应该得到更多的、具体的支援和物质支持，使它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纳米比亚的解放斗争。

大家要清楚了解，没有西南非民组参加，纳米比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安理会现在必须负起充分的责任。从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各项声明可以看出，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迫切期望纳米比亚问题得到解决。纳米比亚人民丧失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时已经太久。让纳米比亚不再迟延立即得到自由和国家独立罢。

联合国为纳米比亚争取真正的解放，我们凡是信赖联合国的人都的确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纳米比亚在独立以前，已由联合国负担直接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并实际运用一个和平的办法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联合国的信誉一定提高。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多哥外交和合作部长阿那尼·库马·阿卡波—阿伊昂约先生阁下。我欢迎他，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卡波——阿伊昂约先生（多哥）：

阁下，四月份安理会主席之职落在您的肩上，我谨向您表示祝贺，我深信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安理会的工作肯定会事事顺利。

我还要向您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表示祝贺，祝贺他上个月胜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人们一想到纳米比亚问题，一想到种族隔离这种悲剧，无不表示震惊，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人的价值观念大部分都在受到彻底的动摇。

南非对整个人类一向肆无忌惮对本组织的所有决定也一贯傲慢不堪。它对那些最基本的自由践踏蹂躏，并天天在对邻国发动侵略。但是就在这个组织之内，甚至有那么一些会员国即使不是在实际上支持南非，也是在寻找种种借口为它进行开脱。这是什么道德！

在二十世纪剩下的这最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们明确地感到，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经济上到处是一片混乱，所以人人都死钉住自己的那点特权不放，根本无暇去考虑他从他这一边来说是在以邻为壑呢。我们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在一心一意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把别人踩在脚下也在所不惜。甚至人的劳动也失去了理想。因此世界上有些地方，由于市场法则极其残酷无情，所以人的劳动果实无法销售出去，最好的出路也不过是拿去喂猪罢了。

跨国公司一心只知赚钱，而且是多多益善。他们可与任何人合伙，甚至对那些在本世纪下半世纪中根本不承认人的价值的人也毫无顾忌。种族隔离的王国为获取利润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即使，在今天经济状况混乱不堪的时期，这个王国每天在放狗咬黑人，人们还是愿意支持它。那又如何呢？这又是什么道德呢！

在这座富丽堂皇的水晶般大厦所在的这个国家里，好象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二是黑人，而且据说他们都有选举权。可是在南非有1,600万黑人，而300万白人就把黑人置于残酷的统治下。非洲只是要求结束种族隔离；这样，1,600

(多哥)

万黑人就象美国人口中百分之十二的黑人一样也享有发言权。 可是不行。 看来这里有些人是想对这项要求投否决票的。 这又是什么道德！

在纳米比亚，南非政权坚持不肯面对事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国际联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将昔日德国控制下的领土委托其它国家管理。 管理国的任务是引导这些领土实现自决。 此后，大部分管理国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过去在他们管理下的那些领土都已获得独立，现在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都占有席位。 但是那个时候，南非对纳米比亚接受了同样的管理任务，却拒不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根本不把国际社会放在眼中。 这种对全人类的无礼蔑视是一种挑战，全人类必须同起应战。 可是不然，好象有些人犹豫不决，对南非一贯藐视国际社会的那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不加谴责。 这又是什么道德！

应该大受表扬的倒是有些管理国，它们将本组织委托其管理的国家逐步地一个又一个地引导成为国际上的主权国。 敝国多哥由于本国人民的斗争以及别国人民的支援而获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但还必须承认，这也是由于管理国信守所承担的义务才会这样。 喀麦隆、坦噶尼喀、卢旺达、布隆迪也都是这样获得独立的。 这都要归功于这些国家的管理国。 按道理来讲，这些管理国本应站在目前斗争的前列，迫使南非象它们自己过去那样信守所承担的义务。 但看来他们很是犹豫不决，有的甚至想走方便之途，弃权自保，有的则准备违背整个非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意愿而投否决票，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违背了他们对以前在他们管理下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 看来他们这样做是想支持种族隔离。 这又是什么道德！

在工业化世界里，人们对罢工和恐怖主义行为是深为关注的。 对于每天出现一个古拉格式的集中营也甚为不安。 然而，现在使人们感到心神不宁的是，非洲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黑人——却以关于纳米比亚和南非黑人解放的问题把人们的良心搞得很不平静。 这又是什么道德！

津巴布韦诞生以来，那种反左的习惯已经不能成为借口了。 过去拒绝给予南

(多哥)

部非洲人民斗争以支援，其理由据说是，凡是头头都是受东方大国遥控的，或受其它什么地方的大国所控制，以及黑人多数掌权就会屠杀白人。但是津巴布韦独立后已有一年，证明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在南部非洲是行得通的，不管是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还是南非都是行得通的。非洲需要它所有的孩子，既要黑的，也要白的。数百年来，黑非洲和白人居住的北非一直是兄弟相待，团结共处的。现在我们怎么会抱有这种偏见，认为在南部非洲黑人与白人不能同样兄弟相待呢？这种偏见完全是那些抱有这些偏见的人的种族主义作怪搞出来的。这又是什么道德！

今天我们的社会道德感已变得十分麻木了。我们中间的那些信徒真的要感到奇怪，一天念上1981次圣母玛利亚、基督、圣灵、真主又有什么用呢？先前人们在教堂或清真寺里跪拜，虔诚之至，祈求神明降福于世，祈求神明宽恕。而今天世界上却出现了一些强国——而且并非是那些最小的国家，它们却要投否决票，反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要求，可是纳米比亚人民所追求的也不过是要与自己的同胞共享和平的生活和要能与大家一样共享全国人民的劳动果实而已。我们真是弄不懂我们在星期天或星期五伏地跪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什么道德！

在纳米比亚，1914年以前的殖民国家在此留下了一大批该国的侨民。这个殖民国家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表示过要从自己的历史中永远根除纳粹主义的一切残余，而且要在人权受到践踏的地方，为悉心维护人权而努力。

在纳米比亚，黑人多数的基本权利仍在受到糟塌。我们希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会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愿在纳米比亚看到实现多数人统治的人民。

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辩论其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自由的价值是普遍的。纳米比亚要求自由、要求在领土完整的前提下获得独立，要求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要由纳米比亚各个种族和各种肤色儿女的努力，而一个人的肤色生来就是这样，是无可选择的。

敝国多哥过去是德国的殖民地，后来是法国与英国的委任统治领土，现在是一



(多哥)

个独立国家，故最有资格谈论纳米比亚的悲剧。我们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都有着最良好的关系。

但是说一声反左习惯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用习惯一词来对不可能做到的事硬要支持作辩解呢。情况可能会适得其反。工业化国家总是选择狭路，拒不支持正在进行斗争的多数人，那么多数人就别无选择，甚至只能挺而走险了。这是否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的呢？

但是历史会教训我们的。工业化国家是否真想得到非洲、整个非洲、今天的非洲以及明天的非洲的真诚友谊呢？还是宁愿与那些毫无前途的倒退势力同流合污呢？

尽管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它仍旧需要工业化国家的技术。但如果工业化国家现在为了得到一些沾满种族隔离臭气的金条，而放弃了整个前途，那末他们选择了一条轻松的出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他们就可保证一些深知要受到历史谴责的跨国公司取得物质上的利益，这样他们就会放掉实现国际合作的机会，而这种合作是互利的，是非洲向工业化国家提供的。然而，工业化国家也应知道他们如要只顾今天吃光用光而不想明天怎么办，那他们就破坏了自己的道德。

昨天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被描绘成了怪物，说他一旦上台就要把白人都赶走。人民中的立场往往游移不定，他们支持伊恩·史密斯、支持穆佐雷瓦，支持西佐尔·穆佐雷瓦之流以及其它许多傀儡。

可是民主力量一旦得以蓬勃发展，民族主义的浪潮就高涨起来，于是紧接着就出现一种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非洲可以向那些求助于种族主义的人证明，种族主义并不是非洲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组成部分。今天，正当津巴布韦应对那些妄图散布怕惧与恐怖的人作出榜样的时候，有人又在挑动白人少数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恐惧，好象非洲还没有充分证明，它现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目的并非是要在独立后的纳米比亚重新种植这些罪恶似的。

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民组今天的斗争目标，就是要实现多数人

(多哥)

的统治，就是要实现纳米比亚所有一切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混血人还是其它人，一律平等。 纳米比亚现在正在为该地区的和平而奋斗。 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西方所提出的方案是个不完善的方案的时候，西南非民组就已接受了这个方案，这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就在那个时候非洲已证明了自己已成熟，它向西南非民组施加压力，要它接受上述方案以及由此方案而产生的第435号决议(1978)。

在那个时候非洲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认为，西方国家从它们这方面也可以向它们所扶植起来的南非施以同样的压力。 可是天哪！他们想错了。 看起来好象这些西方国家里都很重视公众舆论，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为舆论所束缚。 究竟有谁真正见到过所谓公众舆论呢？宣传媒介的力量极大，报界竟可以为所欲为，制造新闻，强加于人，这样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当权者在内，都搞得死死的，没有一点伸缩的余地。 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世界。 这是什么世界！

组成联系小组的国家今天面临着一种抉择。 他们要末与今天的非洲和明天的非洲建立诚挚和持久的友谊，要末采取观望态度，这实际上就是让种族隔离政权寻找其他机会实现其罪恶阴谋。 一方面是非洲的友谊，另一方面是比勒陀利亚和种族隔离。 这就是选择，非洲静待着人们选择，正如它等待着一个独立的、主权的纳米比亚的诞生一样，而这是一定会到来的，是毫无疑义的。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安理会必须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并作出必要的决定来对付搞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制度经常对人类所发动的挑战。 正如多哥共和国总统加纳森贝·埃亚戴马将军经常这样说的，安理会这样做就可向全人类表明，我们不应失望，而应融洽地、和平地，团结地生活在一起。

主席：我感谢多哥外交及合作部长对我所说的那些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印度外交部长纳拉辛哈·拉奥先生阁下。 我欢迎他，并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奥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感激你和你的同事们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发言讨论纳米比亚的紧急局势。

我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这几次重要的会议。印度同爱尔兰有着友好的关系；我记得我们在联合国和别的地方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我确信，安理会在你英明的领导下，一定能够采取积极的行动。

我刚从阿尔及尔直接到纽约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那里举行了一届部长级的非常会议，对纳米比亚的局势进行了一次评价。各位外交部长审议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之后，达成一致的结论，认为南非自1966年以来，违反联合国许许多多的决议，不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且残暴地压迫纳米比亚的人民，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发动侵略，这一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断认，安理会既然负有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我们就应该让它知道局势的严重性，并应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和平面临的威胁。

安全理事会已收到1981年1月19日S/14333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的报告。报告里翔实地描述日内瓦的执行前会议的情况。这个会议是国际社会认真努力以谈判方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之后得到的不幸结局。自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以后所进行的谈判清清楚楚地证明南非始终不断玩弄拖延的手法，主要的目的是对联合国已经直接负起责任的一个领土永久实行非法占领。1981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目的是要确定联合国计划开始执行的日期，但南非却在会议上宣布说，执行计划的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拒绝接受这项计划。这项计划的失败，其责任完全要落在南非的身上，因为争端唯一的另一方，也就是说，西南非民组，已经表示愿意毫无条件地签署停火协定。南非在日内瓦扮演了一出很不高明的活剧，把一些傀儡集团搬出来亮相，还破口大骂联合国偏心，其目的很明显，是要维持现状，或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9(1978)号决议，强行炮制一种内部解决办法，借以永久维持殖民统治结构。

因此，虽然经过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两年来耐心进行协商，经过国际社会几

(印度)

年来的容忍，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悲惨的景象，联合国的计划实际上被抛弃，说得更糟一点，甚至被故意破坏。因为一个政权冷酷倔强的态度，整个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这个政权因为对本国人民凶横残暴，受到全世界的谴责。联合国所决心推动的非殖民化过程已经功败垂成。

当初我们对联合国计划的成功机会并没有存着丝毫的幻想。历史告诉我们，殖民主义的势力不会自动自愿放弃它们的帝国。自由决不会白白送上来的。是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自由斗争如火如荼，才迫使南非接受联合国计划，虽然它这样做只是基于战术上的理由。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了。只凭这场斗争时时刻刻都可能更趋激烈，只凭国际社会增加压力，才能使这个计划得以执行。这场斗争始终没有放松，但是，南非正靠仗它势力很大的后台老板阻止世界舆论的浪潮逼迫联合国采用《宪章》规定的武器来贯彻它的决心。南非指望联合国一些会员国自己携手合作，破坏联合国的努力，真是一件不幸的怪事。如果一开头就说清楚，不执行计划，就会惹得安全理事会动怒，那么，也许南非就不会这样轻蔑傲慢地对待联合国。

现在时机已到，应该用一种新的手段来对付南非对安全理事会本身摆出的态度。安理会通过计划至今刚刚两年，还耐心谈判，希望计划得以执行，现在决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不妥当、不能实现的计划而抛弃不用。这个计划已经历一段时间得到普遍的接受；这足以证明它继续有效。这个计划的要点是：签署停火协定，设非军事地区，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拒不接受任何内部解决办法。这些要点不得修改或冲淡。日内瓦会谈失败之后，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是重新确认这项计划，同时坚决努力迫使南非执行计划。

安全理事会不用别人来告诉它可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迫使南非服从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就载有会员国拒不执行安理会决定因而造成威胁和平与破坏和平的情况时所适用的规定。南非在纳米比亚所犯灭绝种族行为，以及它对邻近的非洲国家进行的侵略行为，毫无疑问，都属于第七章的规定的适用范围，因此，

(印度)

不结盟国家一致要求安理会对南非紧急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包括石油禁运。事实上，不结盟运动早就提出这种要求，但到现在为止，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安理会有些常任理事国，始终觉得宁可手下留情，让谈判工作有成功的机会。现在这种努力既然失败，安理会应该考虑援引我刚才提到的第七章的规定。这件事关系到联合国本身的信誉。如果安全理事会现在不坚决采取行动，就会大大减损联合国在其他危机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能力。不要让后代的人来指责我们没有支援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能力。不要让别人来指责我们迫于经济和战略方面自私的考虑因素而屈服。不要让别人说，一个种族主义的少数政权劫持了整个国际社会。让我们挺身面对挑战，替纳米比亚人民主持正义，因为他们指望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支持。

我们知道，对南非实施制裁，可能给地理位置不利、在经济上同南非的经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非洲国家制造出重大的困难。但不能拿这些国家一时的困难做借口，来鼓励一个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违抗联合国，而应该由国际社会找出办法来减轻这些困难。南部非洲独立的非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为纳米比亚的兄弟们牺牲，不论这种牺牲多大。为了解救纳米比亚大多数人民，为了解放非洲，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天生权利的斗争和联合国贯彻非殖民化过程的努力应该相辅并进。除非安全理事会能迫使南非在各方已经同意并经联合国各常任理事国保证的时限以内执行联合国的计划，否则我看不出如何能够避免对南非采取强制性制裁。如果南非设法破坏联合国的计划或已经核定的时限，安全理事会应该决意实行强制性制裁，不要等到世界其他国家重新提出要求。我们仍然相信时机已经到了，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采取行动支援纳米比亚人民，加强联合国的力量，因为人类本身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联合国的继续存在。

总结来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安全理事会亟须采取下列果断行动：第一，宣布南非不断违反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并对邻国发动侵略，已经犯了破坏和平及威胁国际和平的行为；第二，要求南非立即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

(印度)

领，并把南非军队撤出纳米比亚领土；第三，要求南非停止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一切灭绝种族行为和对前线国家的一切侵略行为；第四，重申安全理事会第 385(1976)、435(1978)和 439(1978)号决议中所载联合国计划，对于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继续有效，并制定执行计划的时限；第五，决定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期计划得以执行。

主席：谢谢印度外交部长阁下对我和我国所说的亲切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扎伊尔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曼达·瓦·卡曼达（扎伊尔）：主席先生，首先要感谢你让我参加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

我还要热烈祝贺您就任1981年4月份安理会主席。大家都知道你的谈判才能，加以贵国对法律和民主的原则，对各国人民应有自决和维护其民族地位的权利是忠贞不渝的，还有你本人对讨论非殖民化问题又是特别热心，所有这些都足可保证我们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这些重要审议取得成功。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弗洛林大使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敬意。

六十多年前，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吸收了戈比诺、张伯伦、尼采、阿恩特、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的思想，最后产生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这种主义的宗旨是保存和保护优等民族，也就是我们所听说的那种来自北方的身材高大、发色金黄的雅利安人。至于比戈诺的思想，就是他的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文中所说的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而张伯伦的思想则见之于他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尼采发展了超人的理论，再就是反犹太人主义的老传统，这种传统由于《锡安山长志的议定书》和阿恩特为战争、暴力和武力崇拜等思想的《自辩书》而益形得到了巩固；还有就是希特勒此人的狂想性格也起了作用，这是他的气质所造成的，简言之，就是菲希特和黑格尔关于独裁国家，也可说是极权国家的全部思想。

国家社会主义其特点是迷恋种族主义，崇扬武力和暴力。纳粹的这种荒谬的理论一时曾弥漫了整个欧洲，因为希特勒硬要别人接受他这套东西，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直至遍及世界的其他地方。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联盟，一个非同凡响的国家联盟，其目的是要制止纳粹的冒险行动，是要使这个世界不受那些关于人、国家、民族关系、种族、及种族权利等方面的邪恶思想所影响。

非洲的战士参加了盟军部队抗击纳粹种族主义分子的暴行。不论在第一次世界

(扎伊尔)

大战中，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与自己的欧洲战友一起肩并肩地拼死在疆场，保卫和平和国际安全，保卫人权和各国人民的权利，保卫各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领土完整，反对统治世界的迷梦，反对以种族主义和剥削为核心的纳粹的权力欲与统治欲。总之，所有这一切为的是把欧洲人民的权利重新归还给他们。

今天还有那一种政体比之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更接近于纳粹主义呢？纳粹主义当年曾把整个国际社会都动员起来，形成了一片谴责的浪潮。

今天有一种印象愈来愈普遍，那就是，我们大家都曾经参加过战斗，击毁了希特勒的统治梦，特别是以种族为出发点的统治梦，而现在当我们遇到要给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恢复自决、自由、平等和独立等权利的问题时，我们的意见就再也合不在一起了；又虽然近在1966年我们还曾经一致表示过，南非对管理的领土并未尽到其义务，没有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精神和物质福利，可是现在一接触到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我们的合作就卡了壳。

我希望安理会各成员国，特别是各常任理事国，为了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能权衡政治上的得失，采取铢两相称最为适当的方式，来消除人们的这一印象，因为非洲大陆对于南部非洲和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

大家都知道，德国战败后为战胜国法律所主宰，被剥夺了自柏林会议以来它所侵占的殖民地，其中也包括当时称为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

战胜国为了惩罚那些拥护纳粹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同时我想也是由于意识到这些思想如果传播到殖民地将会造成的危险和祸害，出于对和平、国际安全、文明的考虑，乃决定把纳米比亚从纳粹德国的手中拿出来，交给国际联盟来管理。

这样做即使不能说是清楚认识到，但毫无疑问是一种表示，说明拥护种族主义、暴力和迷信武力的狂热分子是一定不能在殖民地和非洲执行文明使命的。

1920年12月17日，国际联盟将其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交给英王陛



(扎伊尔)

下，由南非政府代英王陛下实行统治。

根据国际联盟的基本文件，特别是根据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委任统治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神圣使命，这种使命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为那些尚未达到自治水平或尚未取得独立的人民谋福利。

对纳米比亚来说，这一使命的含义就是，全部政权的行使归根到底要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着想而南非的失职也就是在这个方面。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南非就完全不顾当地人民的利益，就对纳米比亚实行残酷的剥削，对其资源进行有计划的掠夺。早在1923年，这一情况就曾经引发了纳马人和赫雷罗人的暴动，但为南非军队血腥镇压下去。

更有甚者，南非进而对委任其管理的领土实行吞并，将纳米比亚变为它的第五个省分，并于1946年在南非向之报告领土管理情况的国联委任统治委员会结束后便把纳米比亚完全用来为其谋私利。众所周知，大会在1940年12月14日以37票赞成、零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第65(1)号决议，不准南非将纳米比亚并吞，作为其第五省，并要求将该领土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下，请南非提出一个关于托管纳米比亚的协议草案。

不出人们所料，南非果真拒绝执行是项决议并继续维持原状不变。1949年7月11日，南非通知联合国说，为了实行有效的管理起见，它再也不能向联合国提交关于该领土管理情况的报告，从此之后将由南非议会来代表纳米比亚这块领土。

南非把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完全不放在眼里，根据其1949年第23号法案，片面地改变纳米比亚的国际地位，将它标准地并作为其第五个省分。

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表示相信南非对委任其管理的领土已违反了此项委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而且还表示它受到了国际法院历次所提出的咨询意见的启发，故根据《宪章》、根据第1514(XV)号决议以及大会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其它有关决议，申明有权收回该委任管理领土的管理权，

(扎伊尔)

并重申西南非洲人民享有自由与独立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这个1966年10月27日的重大决议不容争辩地确定了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各项责任。

大会根据第2248(S-V)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大家都知道，这个理事会的任务是对纳米比亚实行管理，直至其取得独立为止，其间应吸收尽可能多的人民来参加管理并在独立后将全部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该决议表明南非已无权管理该领土，并确定1968年6月定为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最后期限。

尽管联合国与国际社会不断申明和一再重申这些立场，可是我们大家都看到南非继续在对纳米比亚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和建立班图斯坦国的政策，继续在推行它的各式各样的种族主义法律和种族主义司法程序。它一直不断地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任意逮捕、关押和立即处决，根本不理安理会1969年3月20日责令其立即撤除对该领土管理的第264号决议，仍然非法地占领着该领土。它一贯地有计划地反对安理会的各项决定，显然为的是破坏联合国的威信。

因此，1968年虽已过去，但大会的愿望并未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也无着落。而今天，1981年4月份，我们又聚在安理会里讨论这个项目了。

联合国对南非公然顽固地拒不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定深感不安，它的恼火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它就在1970年7月29日通过安理会发布第283(1970)号决议，毅然采取制裁的途径，当然是有选择的制裁。

南非却报之以加紧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继续不断地违反人权，极力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加强其在领土内的军事机器为侵略目的服务，因为它一向是利用这块领土作为基地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发动进攻的。

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才于1976年1月30日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

(扎伊尔)

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非法地、恣意地推行各种种族歧视和种族镇压的法律与做法，并且还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增强军力，利用这块领土作为基地向各邻国发动进攻。这个决议要求南非立即停止其旨在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班图斯坦政策，也即所谓的本土政策。联合国曾明确要求在其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的选举。决议还谴责了南非企图逃避联合国这一要求的种种做法。决议还宣布在根据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确定选举日期、时限和方式时，安全理事会应规定充裕的时间，好让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境内设立必要的机构，俾能既监督和控制此项选举，又能使纳米比亚人民为举行选举而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再者，安理会第385(1976)号决议确定1976年8月31日作为期限，届时南非仍拒不遵守决议，可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措施。只是到了1978年7月27日安理会才根据其431(1978)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报告所载关于所提议的解决纳米比亚局势的方案，并请秘书长尽快出一个报告，说明他关于执行是项解决方案的各种建议。

尽管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已有明文规定，南非仍再度在选举程序方面采取单方面的措施，特别是单方面制定选民名册，其目的就是要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确保权力的非法转移，从而不顾当地人民的合法愿望，保住其在纳米比亚的利益。

因此，安理会在其1978年11月13日第439(1978)号决议中表示，南非所策划的选举人和选举所获得的结果都是无效的，联合国及任何会员国都不会承认由此选举而产生的任何代表或机构，并要求南非立即取消它计划于1978年12月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

以上这些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联合国的特别责任，尤其是安理会的特别责任，那就是引导纳米比亚走向独立，尽量设法保证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并不顾南非的拒不服从，把这一任务完成好。

(扎伊尔)

如果我们真有决心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维护多种族结合的原则，保护多数非洲人的权利，保障纳米比亚境内那个少数民族的权益，甚至保障纳米比亚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权益，我们相信，甚至在联合国系统内也可以，而且最好是，找到各种独特的方法，使有关各方能在普遍公认的原则的基础上再次努力达成协议，并在各方同意之下，保证纳米比亚取得独立。

(扎伊尔)

至于要使南非在执行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方面进行合作，我们需要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安理会对此必须作出正确的回答。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应该施加多少压力才能有效地说服它一起合作，来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

我们认为，任何倡议，凡是能产生压力的，我们都不应予以忽视。只要比勒陀利亚政权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继续推行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那我们就要不断地通过联合国系统，通过各种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通过青年、新闻工作者、运动员、工会、科学界和艺术界等，把整个国际社会动员起来，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日益陷于孤立的境地。

我不妨在此强调一下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特别是联系小组各成员国，在对南非施加压力、使之服从联合国决定这一方面所能起的独特作用。

要是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特别是我们的朋友——联系小组成员国，不采取那些我们有权要求他们采取的行动，务使纳米比亚的独立尽快得以实现，使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定的气氛及早得到恢复，那末立足于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在今后毫无疑问会受到损害。为了打破常规，安理会必须找到最恰当的方式对南非施加压力，或对它实行有效的制裁。根据这种情况，并考虑到过去对南非实施有选择的制裁所产生的效果，显然，从南非一贯反对任何与联合国合作的建议和一贯反对任何通过谈判方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设想来看，现在重新考虑采取全面经济制裁以及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其他措施，在分寸上与南非所采取的行动比较是相称的，在程度上就全世界，特别是就非洲，对南非行动的深切关注而言，也是合适的。

南非对任何与联合国进行合作的提议，对任何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的问题的设想一贯反对，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强烈关注，在此，考虑到过去对南非有选择的制裁的效果，显而易见，考虑采用《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全面经济制裁和其它措施是完全符合形势需要的。

(扎伊尔)

当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南非不顾《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剥夺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内享有自决、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分离的权利，以及使非洲大陆南部陷于不安全和长期不安定状态，所有这一切对那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认为，这种长期动荡不稳的局面随时都有引起爆炸的可能，对此南非应负完全的责任。

日内瓦联合国计划（见第435(1978)号决议）执行前会议的失败进一步证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蔑视国际社会、永久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决心，同时也增加了南部非洲局势恶化的可能性。

安理会这一轮会议是在以信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一个特别危急的时候召开的，而且是在局势不稳定、国际关系日益充满猜疑和蓄意保持对抗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这届会议对联合国的威信，特别是对安理会的威信，是非常关键的。

对我们来说，纳米比亚问题基本上是、而且必须是非殖民化的问题。因此，所有各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歪曲其真实的含义，从而拖延了该领土的独立。

我想我们大家都赞成建立一个由多数人领导的民主社会，建立一个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对其所有公民的权益，不问种族、宗教、思想或政治见解如何，都一律加以保护的社会。我们相信，如果让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联合国控制下的自由选举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前途，那么他们将会向全世界证明他们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完全可以处理自己的事务，关于这一点，该地区其它人民不久以前就已经作出了证明——简言之，凡是人民在自由劳动中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都能办到。

在此基础上，安理会应该能够集中所有的条件来重开谈判，讨论关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同时对南非则保持强硬的态度，而不是一味迁就。我们认为，安理会如果要想在黑非洲南部看到和平，那末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选择了。

扎伊尔共和国与所有争取解放的正义事业团结一致，愿总重申其全力支持纳米

比亚人民真正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民组全力支持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为争取其领土的完整受到尊重而进行的斗争的合法性。

扎伊尔共和国谴责南非顽固地拒绝在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与联合国秘书长合作，谴责它一直蔑视国际社会，同时在目前国际关系十分紧张和十分微妙之际，扎伊尔也不能容忍南非不断侵犯该地区其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这种行为从好多方面来看都是不负责任的，它说明南非政权的无所谓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很可能会使它陷身于一系列事件中，最后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结束发言前，我必须要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特表敬意，因为他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力求为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独立一事作出了可观的贡献。我相信，国际社会对这一可贵的贡献也将表示应有的感激。

现在千百万非洲人的目光都投向安理会，期望它能够南部非洲恢复平静、安全和稳定的气氛及加速使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独立的过程，尤其是期望它能够使联合国的这个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命的重要机构威望不减。为了和平和国际间不可缺少的合作，我愿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希望安理会对千百万非洲人的这些期望能够作出最恰当的反应。

主席：我非常感谢扎伊尔代表对我国及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这次会议最后一名发言人是津巴布韦外交部长、尊敬的威特尼斯·曼奎恩德议员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光临，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曼奎恩德先生(津巴布韦)：主席先生，我荣幸地担任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现借此机会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对您就任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职责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相信，您那已有充分显示的才智和经验以及对外交的擅长对我们就纳米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将会作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指导。

联合国进行纳米比亚问题的处理已有二十五年。这个问题很简单，所涉及的是这块领土的真正自决和独立，但遗憾的是，南非无视国际社会，对这块领土进行了非法武装占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联系小组向我们宣布纳米比亚人民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而且联系小组还大肆宣扬，告诉国际社会说，它已经同南非商

(津巴布韦)

定解决纳米比亚局势的办法，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通过自由而公平的选举行使其真正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国际社会在西方提议的基础上，经安理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就产生了要在12个月内使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独立和自决的联合国计划。此后，非洲统一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就同意了联合国的这项计划，并请联合国秘书长迅速着手将它付诸实现。

1978年9月29日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后不久，从与秘书长的通信中可以清楚看出，南非至少可以说是不打算执行联合国的计划。因此，安理会于11月3日通过了第439(1978)号决议。在这个决议的执行部分第5和第6段中，安理会要求南非与安理会和秘书长合作，执行其第385(1976)、431(1978)和435(1978)号决议，并警告南非，如不这样做，安理会将不得不立即开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确保南非遵守上述决议。

在这段时期中，非洲统一组织认识到，五个西方大国是能够对南非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以确保它在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时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至于对西方小组的这种信任，我们现在可以说些什么呢？我们非统组织看到西方联系小组显然不愿意和不诚心协同一起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使之与联合国秘书长合作以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计划，真是非常失望。

在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439(1978)号决议后，南非就开始采取拖延推诿的手法，但另一方面，又给人一个印象，好象它一向是愿意与联合国合作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然而，不久就真相大白，原来南非对纳米比亚有它自己的打算，与第435(1978)号决议的精神和实质完全是两码事。南非利用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后的这段间隙时间，来巩固其对这块领土的占领，并在领土内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且赋以行政和立法权力，还按彬佐宙瓦式内部解决办法搞假独立，这就充分暴露了它的坏心思。尽管发生了这些不祥的征兆，西方五国



(津巴布韦)

还是向我们保证说南非是有诚意的，并且催着要继续谈判解决问题。

简而言之，自从安理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国际社会就纳米比亚问题已经同南非进行了二年徒劳无益的谈判。1981年1月举行了日内瓦会议来讨论如何执行联合国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非洲国家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耐心已到达了极限。南非在会上不同意停火的日期，也不同意确定一个日期俾能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遵照安理会的决定确保该领土于1981年获得独立。

非洲统一组织认为，日内瓦会议未能就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取得一致意见，这一责任应完全由南非来负。南非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秘书长合作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这样就自动把自己放到安理会第439(1978)号决议第6段的范围里去了。因此，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于1981年2月23日至3月1日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第三十六届常会，特决定请安理会召开会议审议纳米比亚的局势，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采取全面的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强制性制裁，其目的就是要确保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和决议得以执行。主席先生，我代表非洲统一组织，请您，以及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认真考虑我刚才提到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的请求，以便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南非种族主义无视联合国的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对此，我们表示十分关切。除了最自鸣得意的观察家外，任何人都能看出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利用纳米比亚来破坏南部非洲的安定，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安理会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同样，安理会也不能对这一原则问题上，即实施自己决议的问题上进行推诿。

主席：我感谢津巴布韦外交部长在其发言开头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安理会将于明天4月23日星期四上午11时举行下次会议，继续审议题为“纳米比亚局势”的议程项目。

下午6时10分散会